

试论古代埃及阿玛纳宗教产生的主要原因

李 模

兴盛于公元前 14 世纪的阿玛纳宗教是古代埃及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是埃及第 18 王朝中后期复杂的政治和宗教斗争的产物，而非埃及宗教自然发展的结果；它在客观上正好与这一时期埃及世界性帝国的现实相适应，而非埃及世界性帝国的产物。

关键词：古代埃及 阿玛纳宗教 阿吞

作者：李模，1971 年生，历史学博士，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兴盛于公元前 14 世纪的阿玛纳宗教是古代埃及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不仅在古代埃及宗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古代埃及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因如此，国内外学者对其给予了极大关注，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①但学者们对阿玛纳宗教产生的主要原因、阿玛纳宗教的性质等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还存在很大分歧。笔者曾就阿玛纳宗教的性质、阿吞崇拜的兴衰演变及实质做过一些分析，^②本文再就阿玛纳宗教产生的主要原因略陈管见，祈望方家指正。

① 如：A. Weigall, *The Life and Times of Akhenaton, Pharaoh of Egypt*, London, 1922; J. B. Breasted,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and Thought in Ancient Egypt*, New York, 1959; F. G. Bratton, *The First Heretic: The Life and Times of Ikhnaton the King*, Boston, 1961; D. B. Redford, *Akhnaten, the Heretic King*, Princeton, 1984; C. Aldred, *Akhnaten: King of Egypt*, London, 1988; D. Kagan, *The Religious Reform of Ikhnaton: The Great Man in History*,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Greece*, London, 1990; B. E. Shafer, ed., *Religion in Ancient Egypt: gods, myths, and personal practi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J. Tyldesley, *Nefertiti: Egypt's Sun Queen*, New York, 1998; D. O' Connor and E. H. Cline, ed., *Amenhotep III: perspectives on his reig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D. Montserrat, *Akhenaten: History, Fantasy and Ancient Egypt*, London and New York, 2000; S. Quirke, *The Cult of Ra: Sun - Worship in Ancient Egypt*, Thames and Hudson, 2001; E. A. W. Budge, *Tutankhamen: Amenism, Atenism and Egyptian Monotheism*, London and New York, 2005; 以及周启迪《关于埃赫那吞改革的若干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 年第 4 期；江立华《试论埃赫那吞改革的性质——兼论一神教产生的条件》，《河北大学学报》1993 年第 2 期；宫秀华《古代埃及多神崇拜到一神教的创立》，《东北师大学报》1993 年第 4 期；郭丹彤《论古代埃及阿玛纳宗教》，《世界历史》2007 年第 5 期，《论古代埃及阿玛纳宗教中王权的本质和职能》，《世界宗教研究》2008 年第 3 期；周启迪《埃赫那吞改革》，《古代埃及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270—289 页；刘文鹏《埃赫那吞的改革及其后的社会斗争》，《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0 年版第 420—471 页，等。

② 李模《一神教，还是单一主神教？——也谈古代埃及阿吞崇拜的性质》，《世界民族》2008 年第 2 期《试论古代埃及的阿吞崇拜》，《世界宗教研究》2004 年第 3 期。

关于阿玛纳宗教产生的主要原因，学者们从众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至今还未形成共识。综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因素是阿玛纳宗教产生的主要原因。如摩勒分析道“自第十八王朝以还，庙产日增，祭司之地位，日形巩固，因此祭司之势力，日形显著。阿蒙神之祭司，为祭司中之最强盛者，往往利用阴谋，操纵王室，在其掌握之中，而国王之反动亦愈甚”，“当时宗教革命，实含有政治上经济上之目标”。^①格瑞迈尔说“底比斯祭司们对政治的过多的影响无疑是迫使阿蒙霍特普四世断绝与阿蒙·拉联系的事件之一。”^②泰蒂斯累说“有迹象表明，18 王朝晚期王权开始感觉到自身受到不断增长的阿蒙势力的挑战。”^③阿甫基耶夫也指出“阿蒙霍特普四世（即阿蒙霍特普四世——引者注）登上王位以后，便开始反对底比斯上层祭司的斗争；因为这些上层祭司凭着自己的财富曾在以前各位国王当政时对埃及政府的全部政策发生了强烈的影响。”^④我国著名埃及史专家刘文鹏先生也分析道：神庙实力的增长，导致王权与神权之间的矛盾，阿蒙霍特普四世“在反对阿蒙过程中被在孟斐斯和赫利奥坡里斯北方的僧侣所支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与底比斯阿蒙神庙僧侣绝交，并且抬出阿吞圆盘太阳神，……于是，引发了一场令人瞩目的埃赫那吞的改革运动。”^⑤周启迪先生也认为，“阿吞神在第十八王朝中后期的兴起，显然具有动摇阿蒙神地位的作用，是王权同阿蒙神庙祭司之间矛盾的反映。”^⑥颜海英先生也指出，“帝国经济的繁荣，军事集团的崛起，官僚机构的进一步完善，也促使王权不断强化，使之与祭司阶层的冲突不可避免”，所谓的宗教改革，“是帝国时期王权摆脱宗教重负的尝试。”^⑦

第二种观点认为，埃及世界帝国的形成是阿玛纳宗教产生的主要原因。布列斯特德是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他认为，埃及帝国的扩张，需要一个世界性的神，“帝国对宗教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⑧，“阿蒙霍特普四世专注于时代的思想”、“神学思考逐渐与政治情况紧密联系起来，帝国疆域扩大了，神界也应扩大，世界帝国的统治者相应的要有一个世界神”。^⑨威格尔在分析埃赫那吞宗教改革的原因时也指出，埃及帝国需要一个世界性的神。^⑩我国学者郭丹彤也指出，“第十八王朝时期，由于其统治家族兴起于底比斯，因此原本在埃及宗教中无足轻重的底比斯主神阿蒙神，便获得了国家神的地位。为了弥补这位神的并不显赫的出身，埃及人把他与太阳神拉合二为一，称阿蒙—拉神。然而，即便如此，阿蒙神仍然缺乏作为一位具有世界主义内涵的神明的特质。于是，一位足以与埃及帝国相匹配的新的国家神便应运而生。”“阿吞是以太阳圆盘为外在表现形式的太阳光芒。光芒所及之地皆为他的统治疆域，这一点完全符合埃及世界性帝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要求。”^⑪

① 摩勒 《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刘麟生译，商务印书馆，1941 年版，第 178，188 页。

② N. Grimal, *A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translated by Ian Shaw, Basil Blackwell Ltd, 1992, p. 225.

③ J. Tyldesley, *Nefertiti: Egypt's Sun Queen*, New York, 1998, p. 69.

④ [苏] 阿甫基耶夫著《古代东方史》，王以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 年版，第 279 页。

⑤ 刘文鹏 《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0 年版，第 427—428 页。

⑥ 周启迪 《古代埃及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274 页。

⑦ 颜海英 《守望和谐——古埃及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84 页。

⑧ J. B. Breasted,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and Thought in Ancient Egypt*, New York, 1959, p. 314.

⑨ J. B. Breasted, *A History of Egypt*, New York, 1946, pp. 356, 359.

⑩ A. Weigall, *The Life and Times of Akhenaton, Pharaoh of Egypt*, London, 1922, p. 42.

⑪ 郭丹彤 《论古代埃及阿玛纳宗教》，《世界历史》2007 年第 5 期，第 100—101 页。

第三种观点认为，埃赫那吞个人因素导致了阿玛纳宗教的产生。如布奇认为，对于宗教，埃赫那吞是一个“勇敢的狂热者”，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和平主义者”。^①蒙特塞拉特在谈到埃赫那吞宗教改革时，对阿蒙祭司挑战国王的能力提出了质疑，他说，“大多数阿蒙祭司是由王室任命的，甚至名义上由祭司们控制的阿蒙神庙的财富也由王室处置”，改革应该是个人原因。^②

以上三种看法似乎都有其合理的成分，毋庸置疑，埃及第 18 王朝时期的政治状况、宗教状况、埃及世界帝国形成的现实、埃赫那吞的个人因素等，都对阿玛纳宗教的产生发生了作用，但我们认为，分析问题要看矛盾的主要方面，具体到本文的论题，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在阿玛纳宗教产生的过程中，什么因素起了主要作用？

恩格斯在 1876—1878 年所写的《反杜林论》中对宗教的本质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一切宗教都只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③这说明宗教与世俗社会密不可分，因此，笔者认为，在分析阿玛纳宗教的产生时，应着重考察当时的社会状况，特别是要分析当时社会的政治、宗教状况。

二

古代埃及的第 18 王朝是在驱逐异族的喜克索斯人（Hyksos）后建立起来的，正是在这一民族解放斗争过程中，阿蒙神由底比斯的地方神一跃而成为埃及国家的主神，获得了特殊地位，在阿玛纳宗教产生前，阿蒙祭司已严重威胁着法老王权的正常统治。

其一，阿蒙祭司凭借其特殊身份，干预法老王位继承。

古代埃及，王权与神权紧密相连，古王国时期就形成了“君权神授”理论，即法老是按照神的旨意、代替神来统治人间的。只有得到神的认可，法老才被认为是合法的。而在新王国初期，法老则必须得到国家主神阿蒙神的认可和承认，才能成为合法的法老。

如戴尔·艾尔·巴哈里（Der el-Bahri）神庙的浮雕铭文就生动地讲述了 18 王朝女王哈特舍普舒特（Hatshepsut）神圣出生的故事，反映出女王作为阿蒙神的女儿继承王位的神圣性和合法性。铭文写道“底比斯之主阿蒙·拉扮成（王后）丈夫（即图特摩斯一世）的形象，他发现她在宫中沉睡。神的芬芳之气使她苏醒，他径直走向她，她唤醒他的激情。当他来到她面前时，他神圣的形象出现在她眼前，其美丽之状使她欢悦。他的爱传遍她的全身，整个王宫弥漫着神的芬芳。”他们共浴爱河后，阿蒙神对王后说“克尼曼特·阿蒙·哈特舍普舒特将是我女儿的名字，我已经把她放进了你的身体中，……她将在全国行使王权。”^④婴儿出生后，被呈给阿蒙神，阿蒙神看到他的女儿，非常高兴，并对她说“来自我身体的光荣的部分，统治全国的王，将永远坐在王位上。”^⑤

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的加冕典礼铭文也表现了类似的内容。铭文描绘了在一次神庙的节日上，阿蒙神的行进队伍在经过神庙大厅时，阿蒙神停在了当时还是阿蒙祭司的图特摩斯三世前，图特摩斯三世回忆说“当神认出我时，他停下了，……我跪拜在神前。但神举起我，

① E. A. W. Budge, *Tutankhamen: Amenism, Atenism and Egyptian Monotheism*, London and New York, 2005, pp. 77, 151.

② D. Montserrat, *Akhenaten: History, Fantasy and Ancient Egypt*, London and New York, 2000, p. 17.

③ 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人民出版社，1971 年版，第 341 页。

④ 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 II, Chicago, 1906, § 195—198.

⑤ 同上，§ 208.

我被放在了‘王座’之上”^①，公开承认图特摩斯三世为国王。可以推想，图特摩斯王子一定得到了阿蒙祭司的支持，这些情节很可能是他与阿蒙祭司精心安排的。图特摩斯三世后来在卡尔纳克（Karnak）神庙的一次修建完工仪式上还专门发表演说，对阿蒙神选自己为法老的继承人表示感谢。^②这说明，为取得合法的王位继承，必须寻求阿蒙祭司的支持，阿蒙祭司已成为左右王位继承的重要力量。

其二，阿蒙祭司经济实力逐步增强，成为王权的最大威胁者。

阿蒙神及其祭司维护着法老王权的神圣性和合法性，作为回报，法老则通过伟大的建筑和丰厚的祭品来对其表示酬谢。图特摩斯三世在其统治的第23-42年（约1482-1463 B. C.）间对亚洲进行了17次远征，掳掠了大量的人口和财物，大都捐献给了神庙，尤其是阿蒙神庙。如，他在第一次远征胜利后，就赠给阿蒙神庙1578名叙利亚籍奴隶、3座城市以及大量的贵金属等。^③而在卡尔纳克神庙的一次修建中，他一次就捐赠给阿蒙神庙2800斯塔特土地。^④一些铭文资料还显示，阿蒙神庙不仅有仓库、果园、牲畜、可耕地、金矿，^⑤而且还有金匠、雕刻家、谷物会计等一大批工匠和管理人员，^⑥阿蒙神庙已发展成一个机构庞杂、种类齐全的经济中心，成了“国家财富的储藏库”。与此同时，阿蒙祭司特别是高级祭司还掌握着阿蒙神庙财产的管理权。如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期阿蒙的高级祭司麦利（Mery）就兼任阿蒙仓库的监督、阿蒙的管家、阿蒙的金银库监督、阿蒙的牲畜监督、阿蒙的可耕地监督。^⑦毫无疑问，阿蒙神庙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其最大受益者即是阿蒙祭司。

其三，阿蒙祭司通过对世俗权力的蚕食，发展成社会中的显要群体。

法老政府管理祭司的最重要的职位是“上下埃及预言家之监督”，类似的职位从古王国开始就设立了，称为“所有宗教职位之长”，该职位起先由法老授给王室成员，后来又授给维西尔，旨在确保中央对祭司的控制。但到了古王国末，中央政权瓦解，国家分立割据，地方形成独立王国。在这种情形下，地方长官们逐渐控制了当地的祭礼，并拥有了“预言家之长”的衔号，神庙的管理随之就附属于这些地方长官们。新王国时期埃及重新统一，为适应全埃及祭礼的管理，又设立了“南北预言家之长”的职位。^⑧该职位起先由世俗贵族尤其是维西尔担任，以保证中央政府对祭司的控制和监督。但到了女王哈特舍普苏特统治时期，其重臣哈普森涅布（Hapuseneb）第一次拥有了“阿蒙的高级祭司、南北预言家之长”的头衔。^⑨原先由世俗贵族担任的“南北预言家之长”（即“上下埃及预言家之监督”）的头衔，自此以后，改由高级祭司特别是阿蒙高级祭司兼任。^⑩阿蒙祭司除了从世俗贵族手中夺取了“南北预言家之长”的职位外，往往还兼任世俗政府的维西尔、法老的掌玺官、王室书吏等朝廷要职。通过担任朝廷要职，阿蒙祭司成为当时社会中的显要群体。

① 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 II, § 140.

② 同上，§ 131.

③ 同上，§ § 555-559.

④ 同上，§ 161.

⑤ B. Cumming, *Egyptian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Later Eighteenth Dynasty*, Fascicle II, England, 1984, pp. 120-121, 176.

⑥ 同上，pp. 298, 322.

⑦ 同上，pp. 117-118.

⑧ Serge Sauneron, *The Priests of Ancient Egypt*, New York and London, 1960, pp. 180-181.

⑨ 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 II, § 388.

⑩ 如，阿蒙的高级祭司阿蒙涅姆赫特（Amenemhet）、麦利等都先后担任了这一职位。B. Cumming, *Egyptian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Later Eighteenth Dynasty*, Fascicle II, pp. 117, 118.

三

阿蒙祭司势力的膨胀，引起了其他神的祭司，特别是拉神祭司的不满。

拉神祭司在古王国时代就获得了很高的地位，拉神自第 5 王朝起就成为埃及国家的主神。^①但自进入第 18 王朝以来，资历很浅的地方神阿蒙神及其祭司倍受尊宠，尤其是阿蒙祭司在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突出地位一定引起了老资格的拉神祭司们的忌妒。更令拉神祭司不满的是，阿蒙祭司们利用拉神，把它纳入阿蒙神学体系当中，形成复合神阿蒙·拉，把阿蒙·拉变成诸神之王、世界之神，由此阿蒙神成功地取得了国家主神的地位，同时阿蒙神也成为王位的给予者。但阿蒙神毕竟不是拉神，王位的授予本来是拉神的事，法老本来是拉神之子 and 拉神在地上的体现，而这一切现在则被阿蒙神剥夺了。特别是自从阿蒙高级祭司担任了“上下埃及预言家之监督”以来，他成了全埃及所有祭司的领导，阿蒙祭司成员还担任其他各地方神的高级祭司，拉神祭司明显处于阿蒙高级祭司控制之下，^②由此拉神祭司对阿蒙祭司的不满是可想而知的。虽然没有双方直接交锋的文献资料，很难描述其详细情况。但有一个铭文可以从侧面说明拉神祭司力图恢复自己应有的地位，这就是斯芬克斯石碑。该石碑是图特摩斯四世的还愿石碑，碑铭描绘了图特摩斯四世还是王子时一次打猎的奇遇。一天中午，当他躺在伟大的斯芬克斯像下休息时，作了一个梦，梦见太阳神许诺：如果王子清扫去他的雕像（即斯芬克斯像）上的尘土的话，他则给予他王位。铭文这样说：

看着我，我的儿子图特摩斯。我是你的父亲 Harmakhis - Khepri - Re - Atum，我将给你我在地上的王国。你将戴上白冠和红冠。所有太阳能照射到的土地都是你的。上下埃及的食物是你的，所有国家的贡物是你的，你统治的时间很长。我的脸是你的，我的心向着你。你对于我是一个保护者。因为我正为我的身体烦恼……。③沙漠的沙子已经够到了我；来到我这里，做我希望的事，要明白你是我的儿子，我的保护者；过来，看，我和你在一起，我是你的领导。④

当神讲完后，年轻的王子醒了。这个故事很可能是太阳神祭司编造出来的，正如 J. H. 布列斯特德所说“很显然，祭司们正在力求通过这些故事来加强斯芬克斯的声望。”^⑤其目的当然是祭司想通过太阳神声望的加强来提高自己的地位。生活在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期的国王书吏阿蒙霍特普则直接把法老说成是太阳神，是阿图姆的继承人。^⑥另外，据笔者查阅，在阿蒙霍特普二世以前，法老的衔号中从未有阿图姆，但从阿蒙霍特普二世开始，阿图姆在法老的衔号中屡见。如阿蒙霍特普二世的一个衔号为“Horus: Might Bull, Great of Strength;Part of Atum”、^⑦另一个为“Golden Horus: Seizing by his Might in all Lands, Good God, Likeness of Re, Splendid Em-

① 参见李模《试论埃及古王国时期的太阳神权》，《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1 期。

② 如，存于都灵博物馆的一个雕像铭文显示，阿蒙霍特普三世时的阿蒙第二预言家阿蒙阿能（Amenanen）就兼任了赫里奥波里斯拉神的高级祭司。见 Adolf Erman, *Life in Ancient Egypt*, New York, 1971, p. 297 的插图。

③ 这里铭文残缺，联系上下文，文意可能是说自己身上即雕像上布满沙子，为此而感到烦恼，想让年轻的王子把它清扫掉。

④ 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 II, § 815.

⑤ 同上，§ 811.

⑥ 同上，§ 917.

⑦ 同上，§ 782.

anation of Atum”；^①在图特摩斯四世时更为频繁，如“Ending - in - kingship - like - Atum”；^②、“Live the Good God, son of Atum”^③、“who praises Atum in the morning - barque”^④等。阿蒙霍特普三世还把一次远征努比亚的胜利归因为阿蒙·阿图姆的领导，并按照阿蒙·阿图姆的命令屠杀了被俘者。^⑤有学者认为，在这里阿图姆取得了与阿蒙同样重要的位置。^⑥

以上说明，太阳神祭司越来越不甘于所失去的地位和对王权的影响，他们进行着种种努力和尝试。与此同时，法老们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抑制和打击渐渐强大起来的阿蒙祭司，以图能摆脱那“压在王位上的祭司们的手”。^⑦

首先是在“上下埃及预言家”这一职位的人选上，尽量避免让阿蒙高级祭司担任。图特摩斯四世时这一职位被授予军队书吏霍连姆赫布（Horemheb），^⑧阿蒙霍特普三世则把它先后授予了普塔赫高级祭司图特摩斯和拉莫斯（Ramose），^⑨这无疑大大抑制了阿蒙祭司的势力。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这是减小阿蒙祭司力量的一种努力”。^⑩

其次，对维西尔这一职位，自女王哈特舍普舒特重臣哈普森涅布以来，大都由阿蒙高级祭司担任，但在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晚期，发生了变化，等维西尔普塔赫摩斯（Ptahmose，也是当时阿蒙的高级祭司）去世后，接替他的不再是阿蒙神庙的高级祭司了，而是前文提到的普塔赫高级祭司拉莫斯，铭文显示，他的衔号有“世袭王子、大公……；真理的执行官，欺骗的憎恨者，……掌玺官，各种纪念工程之长，南北预言家之长，维西尔，公正的法官；惟一王友，靠近国王者，两地之主喜欢他，因为他突出的特点，他进入王宫，出来的时候带着国王的恩惠，他是一个国王满意的人”等^⑪由此不难看出，拉莫斯深受法老的喜爱，是忠实于法老的人，因而得到重用。这对经常担任维西尔这个职位的阿蒙高级祭司无疑是一个打击。

以上这些措施可能暂时压制了阿蒙祭司的势力，但并没有摧毁其基础，阿蒙神庙依然繁荣，阿蒙神在思想领域仍占主导地位。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思想领域上动手，降低阿蒙神乃至清除阿蒙神的威信与势力，以使阿蒙祭司失去其赖以影响社会特别是影响王室的基础。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第18王朝中后期，法老们在这方面用力较多，不仅通过尊宠其他神祭司特别是赫里奥波里斯拉神祭司来对抗阿蒙祭司，而且还推出一个古老的神阿吞来取代阿蒙神，彻底与阿蒙祭司绝裂，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王权。

据笔者看到的文献，最迟从图特摩斯四世统治时期开始，阿吞神就受到了王室的尊宠。如，此时期的一个圣甲虫铭文写道“当孟·克赫普鲁·勒（即图特摩斯四世）从他的王宫中出来时，带着自己贡物的纳哈林王子们前去拜见他。他们倾听他犹如努特神之子一样的声音，他犹如苏神的继承者之子一样，手持弓箭。如果他奋起战斗，有阿吞神在他前面指引，毁灭山岳，踏平

① 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 II, § 804.

② 同上，§ 812.

③ 同上，§ 812.

④ 同上，§ 832.

⑤ 同上，§ 853.

⑥ Arthur Weigall, *The Life and Times of Akhnaton, Pharaoh of Egypt*, London, 1922, p. 33.

⑦ 布列斯特德语，见 J. H. Breasted, *A History of Egypt*, New York, 1946, p. 362.

⑧ B. Cumming, *Egyptian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Later Eighteenth Dynasty*, Fascicle III, p. 290.

⑨ B. G. Davies, *Egyptian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Later Eighteenth Dynasty*, Fascicle V, England, 1994, p. 6.

⑩ D. O' Connor and E. H. Cline, ed., *Amenhotep III: perspectives on his reig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p. 211.

⑪ 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 II, § 936.

外邦……”^①，这可能是纪念图特摩斯四世一次远征叙利亚巴勒斯坦的胜利，法老把这次胜利归功于阿吞神的指引。

在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阿吞神更进一步受到王室的尊宠。如在阿蒙霍特普三世的丧葬神庙石碑铭文中谈到，由于神庙制作精美，其光辉熠熠闪光，就像黎明升起的阿吞一样；谈到为其父阿蒙·拉制作的驳船时，由于制作精美，船在水中闪闪发光，也像阿吞在天空中升起时一样^②。卡尔纳克的大圣甲虫铭文载，阿蒙霍特普三世向太阳神献完祭酒后，太阳神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已给你生命、稳定与领土，以便你长久拥有，因为你是太阳圆盘（即阿吞）普照万物的主人”^③等。尤其是阿蒙霍特普三世本人，似乎对阿吞神情有独尊。他自己的一个名字叫“特肯·阿吞”^④，他的一艘驳船叫“闪光的阿吞”^⑤，他的一座王宫叫“闪光的阿吞”^⑥，他的一支军队叫“闪光的阿吞”^⑦，正如有学者所说，“在其统治的整个后期，（闪光的阿吞）这个称号经常出现在政府和私人的纪念物上”^⑧。

阿蒙霍特普四世统治时期，法老进一步推行阿吞崇拜，直至迁都埃赫塔吞^⑨，与阿蒙祭司彻底决裂，独尊阿吞神，^⑩阿玛纳宗教随之产生。

以上说明，阿玛纳宗教是古代埃及第 18 王朝中后期复杂的政治和宗教斗争的产物，而非埃及宗教自然发展的结果。它在客观上正好与此时期埃及世界性帝国相适应，而不能认为它是埃及世界性帝国的产物。

（责任编辑：于光）

-
- ① Alan W. Shorter, *Historical Scarabs of Tutmosis IV and Amenophis III*,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v. 17 (1931), p. 23.
- ② Miriam Licht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v. II, London, 1976, pp. 44–45.
- ③ B. G. Davies, *Egyptian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Later Eighteenth Dynasty*, Fascicle IV, England, 1992, p. 44.
- ④ Barbara Watterson, *The Gods of Ancient Egypt*, London, 1984, p. 151.
- ⑤ 此见于阿蒙霍特普三世的一个纪念性圣甲虫铭文中, 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Chicago, 1906, v. II, § 869.
- ⑥ 见西底比斯王宫监工 Nefer – Sekheru 的墓铭, B. G. Davies, *Egyptian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Later Eighteenth Dynasty*, Fascicle V, England, 1994, p. 43.
- ⑦ 见旗手 Kamose 的小雕像铭文, B. G. Davies, *Egyptian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Later Eighteenth Dynasty*, Fascicle V, England, 1994, p. 63.
- ⑧ D. O’ Connor and E. H. Cline, ed., *Amenhotep III: perspectives on his reig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p. 88.
- ⑨ 埃赫塔吞 (Akhetaten), 意为“阿吞的视界” (Horizon of Aten), 位于埃及中部尼罗河东岸的泰尔·埃勒—阿玛纳 (Tell el – Amarna)。
- ⑩ 参见李模《试论古代埃及的阿吞崇拜》,《世界宗教研究》2004 年第 3 期。